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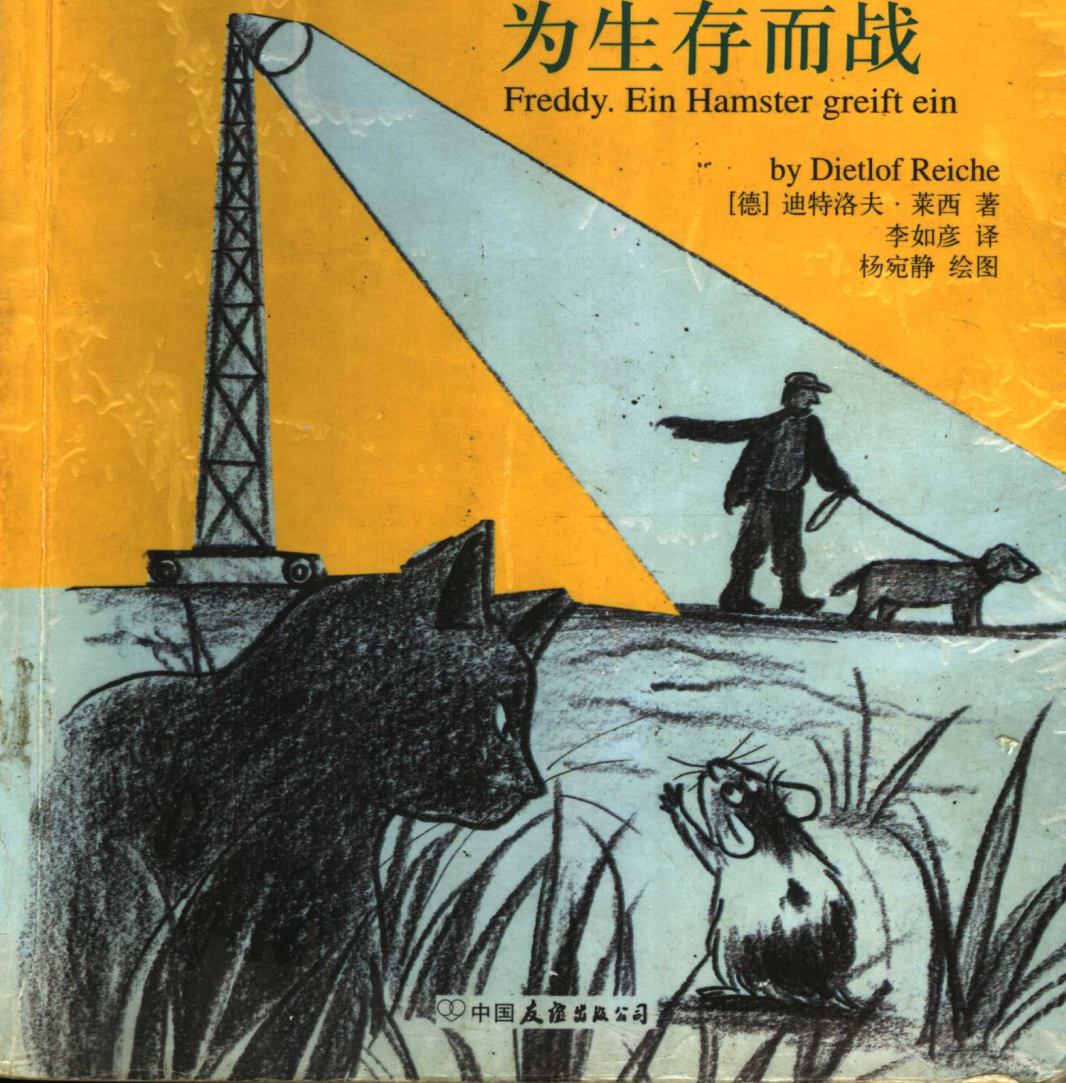
欧洲奇幻文学大师迪特洛夫最畅销的动物寓言
风靡全球，超越年龄、想象的奇妙读本

黄金鼠③

为生存而战

Freddy. Ein Hamster greift ein

by Dietlof Reiche
[德] 迪特洛夫·莱西 著
李如彦 译
杨宛静 绘图



Freddy

黄金鼠

③ 为生存而战

Freddy. Ein Hamster greift ein

[德] 迪特洛夫·莱西 著

李如彦 译

杨宛静 绘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鼠：为生存而战 / (德) 莱西著；李如彦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1

ISBN 7-5057-1860-6

I. 黄… II. ①莱…②李… III. 童话—德国—现代

IV. I51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564 号

©2000 Beltz Verlag ,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Anrich , Weinheim

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权 ©20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黄金鼠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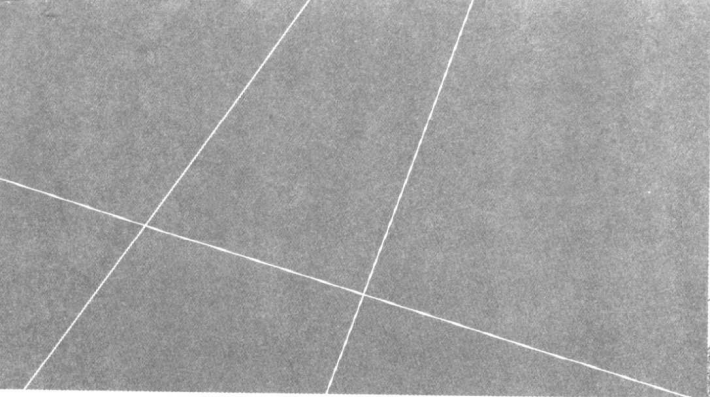
为生存而战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4
第2章	15
第3章	28
第4章	40
第5章	53
第6章	63
第7章	77
第8章	89
第9章	102



第 10 章	114
第 11 章	124
第 12 章	137
第 13 章	147
第 14 章	163
第 15 章	174
第 16 章	185



第一章

中午十二点时传来了一声尖叫。

我不想说，那时正好十二点，分秒不差。尽管我们金仓鼠有十分准确的时间感。那时我正在睡觉。众所周知，金仓鼠是昼伏夜出的啮齿动物，就如生物老师所说的那样。正中午不是我们撕咬树皮的时候。

我蜷伏在我洞中的窝里做着梦。我梦见什么，无关紧要（那好吧：我梦见了最美味可口的黄粉甲幼虫，它萦绕在我的梦中，那是一条多么肥，多么大，又多么粗的黄粉甲幼虫呀！简直像个金龟子的幼虫）。

我就是那样安静地睡在我舒适的窝里，做着梦。



就在这时，一声尖叫打破了我的梦境。

“救命！金仓鼠谋杀犯正在我的洞前。救命啊！”

我直挺挺地站着，全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

虽然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金仓鼠有动物界里最有效率的警报系统。

我并不是为了自夸才这样写，而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即便那尖叫传入我耳中时，我正在睡觉，不过，我的大脑也已经将它存盘了。

传入我耳中？……我根本不是通过耳朵感受到这声尖叫的。那尖叫声是动物间的心灵感应。什么人正以这种方式呼救——这种心灵感应的语言，所有哺乳动物（除了人类）都懂这种语言。那么就应该不只是我感受到了这声尖叫。这间房子里的其他动物也应该感觉到了。那么，威廉伯爵、安里克和卡罗素应该也察觉到了。

我快速地爬出我的窝向笼门飞奔过去，那门总是开着的（约翰大师即便做梦也不会想起去关上它）。我沿着仓鼠的绳梯下到地板上（我住在约翰大师的书架上）。

我飞奔到隔壁房间。

威廉伯爵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黑，最有力的猫。他躺在他的猫垫子上。他睡得很沉。难道他没有听到那声尖叫吗？或者是听到后又马上睡着了？

“威廉伯爵？”

他一动不动。

“威廉伯爵！”

没有反应。

“威廉……”

“我的好福瑞弟。请不要这样叫喊。”威廉伯爵打了个哈欠，露出他那巨大的尖牙。尽管我充分信任威廉伯爵这样一只具有教养的猫不会用这尖牙把我吃掉。对于我这样一只小小的啮齿动物来说这总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景象。

“我不得不把你叫醒”，我说，“因为我……”

“我并没有睡。”威廉伯爵用他那不寻常的绿眼睛打量着我，“当我的眼睛闭上时，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在睡觉。”

对。那也可能意味着，他正思索哲学问题，思考着这个世界的脉动。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只是，我一个字也不相信。威廉伯爵是一只有着无可指责的品格的有教养的猫。不得不承



认，他知道很多事。但是思考哲学问题，那是透过逻辑思考得到新的认识。对于这一点他能做到的，也就是像爱因斯坦在套袋赛跑游戏里所能做到的那样。（顺便要指出的是：在这间房子里的动物中，只有一个具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考者。）

当然我会小心，不向威廉伯爵说出上面的话。他认为自己是完美的，而谁要是想大声地提出置疑的话，至少也要有像他那样的身份地位。我说的是纯就体型而言。

“威廉伯爵，”我说，“我之前听到了一声尖叫。是通过动物的心灵感应，而且很强烈。什么人在绝望地呼救？我以为，你也听见了。”

威廉伯爵看着我。“福瑞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会安安静静地呆在我的垫子上思考吗？”

不会的，伟大的伯爵。除非您熟睡得不省人事。

威廉伯爵温和地笑了笑。“我想，我的好人，你大概是在做梦吧。”他闭上了眼睛。然后他又睁开了眼睛。“有人呼救？那当事者究竟叫了什么？”

即使可能马上就会吃一个耳光，因为威廉伯爵将做何反应是十分清楚的，我还是要对他说。

“仓鼠谋杀犯？”威廉伯爵点点头。“金仓鼠典型的噩梦。也许是因为睡前吃了太油腻的东西。如果要我给出个建议的话，那就是：只要吃点蔬菜，不要吃谷子，更不要吃黄粉甲幼虫。”他打了个哈欠接着说，“那么现在，我的好人，让我继续思考这个世界的运作吧。”他闭上了眼睛，马上就睡着了。

好吧。威廉伯爵在睡眠中没听到这呼救声。或者也许那声尖叫真的来自一个梦？无论如何我的警报中心让我紧张不已。平时它总是如此高度警惕着，就像一个要捉作弊的女数学教师。但是，那声尖叫真的是来自真实世界。但为了排除一切疑问，有一个简单的途径：我只要去问问安里克和卡罗素就行了。天竺鼠不像金仓鼠和猫，他们是白天活动的动物。他们两个肯定听到了呼救。

只是在这件事上有一个麻烦：我和这两个家伙之间的关系不是最好。为什么？我想讲得谨慎一些：安里克和卡罗素是那种最粗野、最放肆的天竺鼠。其他的，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实际上这两个家伙对我这样的金仓鼠毫不尊重，我可不是随便一只什么啮齿动物。而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会读会写的金仓鼠。尽管如此，这两只天竺鼠还是放肆地一再捉弄我。好



了，不说这些了。

想想吧！不仅仅会读书、写字，而且还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我已经写了两本书，用爪子在约翰大师的计算机上写的。而这两只爱捉弄人的家伙竟在我身上开他们无聊的玩笑！好了，好了。镇静，福瑞弟。无论如何，非不得已时我是不会跟这两个家伙说话的。

不过有人呼救。有一只金仓鼠正处于危险之中。在他背后有一个谋杀犯。不能置之不理！先要确定的是，从哪里传来的呼救声。现在要做的第一步……我必须这样做。

但对此我需要确认一下。该死的，非弄清楚不可！不管我跟安里克和卡罗素之间会发生什么。那两个家伙是否会协助救那个金仓鼠，还不一定呢！我开始向天竺鼠的笼子跑去。

那两个家伙并排着蹲在敞开的笼门口的草垫上。卡罗素一身短毛，上面长着黑白相间的斑点，对于一只天竺鼠来说他可算是又肥又大。小安里克长着红白相间长毛，是个有些细瘦的家伙。他们向我望过来，好像他们在等我一样。

“你们好，”我话说得简洁而冷淡。我拿定主意，决不给这二重奏任何让他们耍那无聊把戏的机会。“你们肯定知道，我

为什么来这里。”

那两个家伙面面相觑。然后卡罗素摇了摇头。“我们猜不出，你为什么来这儿。”

安里克又说道：“一丁点儿都不知道。”

很好。这两个家伙装糊涂。他俩肯定又盘算着什么鼠把戏，但决不能在我身上施行，决不会在镇静的金仓鼠福瑞弟身上。“那好吧，”我说，“那我就问了：你们在过去的半小时里一直都醒着，是不是？”

他俩点点头。

“那么。你们听没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声音？”

“不寻常的声音？”安里克摇了摇头。

“不，一点儿也没听见。”

“很抱歉，福瑞弟。”卡罗素遗憾地举起了爪子。

“我们刚才正练习一首歌。也许因此我们就没有听到吧。”

那有可能。面对他们可怕的刺耳歌声，那绝望的呼救是没机会被听到的。即使是以动物间的心灵感应也不可能。

“我们会听到什么呢？”安里克问，“我是说：如果我们听到了的话？”



“那是一个……”我这个笨蛋！我决不能把一声只有我听得到的呼救给他们做了笑柄。他们会把它编成一首嘲弄的歌，像：“福瑞弟先生的耳朵是如此好，甚至还能听到鬼魂儿叫……”不，你们这两个家伙，想都别想。

他们满怀期待地看着我。现在我应该想出一个不使人怀疑的解释，来以金仓鼠的镇静结束这件事。

正当我想着这件事的时候，传来了尖叫声：

“救命！仓鼠谋杀犯！就在我的洞前！救命啊！”

那尖叫让我如此紧张，就像上一次那样。我又一次直挺挺地竖起身子，毛发直竖。我完全处于最高警戒状态。

那安里克和卡罗素呢？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

他们十分镇定地坐在草垫上。

安里克和卡罗素坐在那儿，带着满怀期待的表情，跟刚才一样，就好像这之前和现在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呼救声一样。

“那……那……个”，我磕磕巴巴地说，“你……你们难道没听到吗？”

他们继续看着我，一言不发。

正当我刚刚才有点明白时，安里克和卡罗素放肆地大笑起来。他们爆发出尖利的地狱般的笑声，他们拉着对方的爪子，在尖利的笑声中互相摇晃着。

“这简直太棒了，卡罗素！”安里克尖叫道，“真是尖叫得太好了！”

“金仓鼠般镇静的福瑞弟！”卡罗素大叫道，“你看到没有，我让他有多么紧张！”

“还有他的毛，”安里克狂叫道，“都竖起来了，好像触了电一样。”

我完全保持镇静。我是指表面上的。当我分析他们的这种行为时，我的胡须真的一根都没有动。这大概是自下流笑话发明以来最最下流的了（我也不知道下流笑话是何时产生的。大概是亲爱的上帝创造天竺鼠的时候吧）。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以一个绝望的呼救作为戏弄，来对我……等一等！戏弄？哈哈！绝对不是。那么第一次的尖叫也一定来自卡罗素。太好了，这是你们罪有应得，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惩罚，将这两只天竺鼠双双撂倒。

安里克和卡罗素这时不再笑了。现在他们直挺挺地坐在草



垫子上，好奇地看着我。我做出一副和善友好的表情。

突然我闪电般挺直身子，鼓起腮帮子，龇出闪亮的牙齿，大声吼叫着。

安里克和卡罗素倒下了。他们被吓得四脚朝天。哎呀，他们躺在那儿。

这一招每次都很有效。其实他们应该能想到会发生什么，但他们总是忘记。可能是因为我们金仓鼠的进攻动作在天竺鼠的本能中是无法防备的，他们的警报中心没有给他们如何反应的指令。由此他们被吓了一大跳，四脚朝天地倒下了。很好。不太好的是：当我把安里克和卡罗素吓翻的时候，威廉伯爵认为这不公平。如果威廉伯爵认为什么不公平，作为一个小小的啮齿动物最好还是别插“爪”。

正当安里克和卡罗素开始呻吟着、喘着、悲叹着重又爬起来时，我听到：“福瑞弟，劳驾，请你陪我走一趟？”威廉伯爵走了过来。很显然他看到了，我是如何对待那二重奏的。现在在大伯爵可能要处罚我了。

但这一次安里克和卡罗素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我把他们如何跟我开那个天竺鼠惯有的下流玩笑告诉威廉伯爵的话，他就

可能……

“救命！救命！金仓鼠谋杀犯……啊……咯……嗤……”

我无法抗拒。我的警报中心又让我骤然紧张。这一次那尖叫声可怕得让我的每一根毛发都竖了起来。我看上去肯定像一个充满恐惧的金仓鼠球。卡罗素做得可真不错。

威廉伯爵瞪大了眼睛站在我旁边。他的毛发直立着，好像他的爪子踩在了五千伏特的电门上。看吧，这回威廉伯爵神圣威严的执法，总算罚对人了。

